

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

李 春 火

[摘 要] 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们一般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解放就是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压迫和剥削,然而,并没有指明其后的更深刻的原因。通过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人类解放理论的提出及其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的任务以及人类解放的力量、条件、实现方式和未来理想的重新解读,便会发现,究其实质,马克思提出其人类解放理论,是基于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统治的根本性质的把握;是针对资本的统治及其所带来的现代性困境;是为了把人类从资本统治中解放出来。

[关键词] 马克思;资本统治;人类解放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8)01-0069-05

自从马克思提出人类解放理论以来,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都熟知这一理论,并一般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解放就是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压迫和剥削。应该说,把马克思提出的人类解放理解为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压迫和剥削确实是合乎马克思的本意的,是马克思确立的人类奋斗的路标。但是,我们要问的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提出要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压迫和剥削之后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重新解读、重新认识,我们发现,究其实质,马克思提出其人类解放理论,是基于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统治的根本性质的把握,是针对资本的统治及其所带来的现代性困境;而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压迫和剥削只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实质的逻辑引申。

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之所以提出其人类解放理论,是与当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特别是与他对时代根本性质的认识密切相关的。那么,当时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然处于现代性的时代困境之中。“现代性(modernity)意味着现代世界(现代社会或现代文明)的实质、基础、核心,意味着全部现代世界围绕着旋转的那个枢轴,一句话,意味着这个世界之本质的根据。作为这样的本质一根据,它可以被概括为两个基本支柱,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1](第46页)随着现代性在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发和巩固,现代性在保留其诸如高扬人的主体性等合理性方面的同时,越来越凸显出其弊端,从而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处于诸如抽象理性、工具理性、科学主义、人生意义的丧失和生活世界的物化等种种现代性的时代困境的包围之中,导致技术的繁荣与人文的贫困、“物”的增殖与“人”的贬值、交往的普遍与殖民的相伴等社会生活世界的症状。

在马克思看来,置身于现代性时代困境的背后,并从而决定它们的存在的基础,就是资本,它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主导原则。资本的存在论意义有:(1)资本的增殖自身的“生活本能”。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2](第260页)(2)资本作为支配劳动及其产品的经济权力。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是一种“普照的光”^[3](第44-45页)。(3)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及其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地说:“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3](第212页)。他认为,“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3](第518页)。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对此又作了明确表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

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4](第577页)既然是一种“生产关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那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必然是,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

马克思首先肯定了资本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就资本对于世界历史形成的积极意义作了高度评价。但是,作为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大师,马克思尤其对资本的消极意义,即它使现代市民社会的一切关系都成为遭受资本统治的社会关系,作了深入的批判,其目的正是为了在批判的基础上力求“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从而为“改变世界”提出解决时代困境的方案——人类解放理论。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统治的两个主要方面表现:

首先,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的人遭受了资本的统治。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说:“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5](第448页)马克思这里虽然使用的术语是“钱”,而不是“资本”,但是马克思这里用“钱的统治”,表达的就是“资本的统治”。资本对人的统治的消极作用体现为:其一,它会使人丧失“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其二,它还会使人的生命化为物质力量。正如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统治使得“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6](第4页)其三,它会使人精神上遭受异化,盲目崇拜资本的统治。马克思形象地用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作了说明。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的特殊表现形式的商品看似简单,实则“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它的谜一般的性质就是它的“商品拜物教”性质,是由现代资本所支配的商品生产过程造成的;商品拜物教性质“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7](第88-89页)。而货币的中介运动使得商品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8](第153页)“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9](第111页)在货币转化为资本后,人们把资本的价值增殖能力虚幻地看成资本的魔力,所以,资本生息能力又自然使资本拜物教的产生成为可能。

其次,资本的统治已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成为现代条件下的普遍统治因素。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统治使自然科学从属于它;使分工受到了它的制约从而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即一切关系都被资本物化了^[10](第114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还认为资本的统治是通过构成一个个体系,来形成对整个社会的统治的。他说:“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11](第392-393页)马克思又明确指出,资本的统治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化,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物的关系。他说:“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12](第111页)

总之,马克思通过其深入地批判分析,从而洞察并阐明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根本性质,即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关系都成为遭受资本统治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如此理解是立足于资本存在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情状,而不是“空穴来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作出了高度评价:“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因此有必要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去思此天命。……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13](第383页)

正是由于马克思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统治的根本性质的把握,才为其人类解放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地,从而也使其人类解放理论具有巨大的历史感。

二、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提出及其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的任务

马克思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其人类解放理论的。在该文的第一部分中,马克思首先批判了鲍威尔

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在于:他混淆了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他“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其次,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在于:他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鲍威尔“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一般国家’,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出的条件只能说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全人类解放混淆了起来”^[9](第423-424页)。当时所谓的政治解放,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治解放是“人民所排斥的那种国家制度即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马克思并不否认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步性,比如它在当时反对了封建专制、反对了教会特权等等,所以他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9](第429页)但是,马克思更强调指出,政治解放终究还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政治解放有它的限度,即使它可以使国家成为共和国,但仍不能使组成国家的人成为自由人,就是说他们仍然会受着宗教的限制。同时,马克思批判鲍威尔在谈政治解放时根本没有提到“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这个冲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这个分裂”,从而也就没有看到政治解放必然导致“人分为公人和私人的这种二重化”,即在政治生活中把人变成公民、法人,但在经济生活中却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驱使人成为“利己主义的人”^[5](第443页)。因此,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所解放的当然不是全人类,而只是使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成员即资产阶级获得了自己的解放而已。既然政治解放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那么真正的人类解放是什么呢?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第二部分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作了解答。马克思分析了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世俗偶像是:做生意;世俗上帝是:金钱。因而犹太人的解放,当是“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5](第446页)。“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中获得解放。”而就整个犹太社会来说,“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犹太”指的就是金钱,“从犹太中获得解放”指的就是人类从做生意、从金钱势力下解放出来。为什么马克思说人类解放就是从犹太——钱中获得解放呢?因为“我们在犹太中看到了一般性的现代反社会的因素”,这样,在“钱的统治下”,会使人们在世界观上,表现为“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5](第448-449页),和“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和对于作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视”,等等。马克思认为,拜物教远不能把人提高到自身感觉欲望之上,相反地,它却是“感觉欲望的宗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第一部分中所指的“政治解放并没有消灭人的实际的宗教观念,而且它也不想消灭这种观念”中的“宗教观念”,其实质就是——“钱的统治”即资本统治下的金钱拜物教——这样一种宗教的观念。而资本统治下的金钱拜物教,就是人受到了物的异化的统治,“物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人类解放,就是“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易言之,马克思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的任务就是,把人从资本的统治这一现代性困境中解放出来。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其他文章里,也作了论说。比如,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继续就犹太人的解放对人类解放的任务作了发挥,他强调,“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应该理解为“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克服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灭市民社会中犹太精神的任务,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10](第141页)他这里所谈的“犹太本质”、“货币制度”无疑指的就是资本的统治。又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还指出:“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给现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立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11](第515页)这里“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无疑指的也就是资本的统治。人类解放的任务就是:要解放资本的统治,重新确立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

以上论述表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提出是针对资本的统治及其所带来的现代性困境。马克思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的任务就是解放资本的统治,疗治现代性,把人类从资本统治这一现代性困境中解放出来。

三、人类解放的力量、条件、实现方式和未来理想

马克思在提出人类解放理论并为人类解放理论确定了任务之后,还就人类解放的力量、条件、实现方式和未来理想等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作为人类解放的实际可能性的阶级力量何在?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一般的不公正”的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要同国家制度的“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形成一个“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的领域。马克思这里所提到的“被戴上彻底的锁链”、“一般的不公正”、“制度的前提”,指的就是人所遭受的资本统治这一现代性困境的束缚。而无产阶级虽说是诞生于市民社会之中的,但却被剥夺了市民社会成员的资格和权利,从而具有既诞生于市民社会而又外于市民社会之外的特性。由此,其受到的资本统治的束缚最深重。也正因为此,马克思才理所当然

地把无产阶级看成人人类解放的阶级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9](第 14-16 页)。马克思在其后来的文本中作了更明确的揭示。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异化劳动”认识到,“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7](第 101 页)换言之,人类之所以要解放,就是因为人类受到了资本统治的“奴役”,而这一“奴役”凸显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指出,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受到了资本统治的奴役,导致在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人失去了自己”,而且还直接由于贫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0](第 45 页)。

人类解放的条件是什么?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继续分析道,无产阶级若要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必须以“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为前提^[9](第 45 页)。马克思的意思是说,无产阶级要真正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必须以消灭产生违反人性——资本统治下的物化的社会关系的奴役——的生活条件为前提。马克思还指明了“私有财产”使得人类必然遭受资本统治的束缚,从而束缚了“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人类解放其被束缚的“感觉和特性”,使它们再“变成人的”。另外,马克思指认了自然科学在资本统治的作用下的局限性,它使人类不得不“非人化”;但也指认了自然科学的进步是人类解放的条件,它毕竟是在“为人的解放作准备”^[7](第 124-128 页)。马克思还认为,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而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普遍的程度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那时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11](第 516 页)。

人类解放的现实实现方式和未来理想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解放的现实实现方式是“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阶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呢?它是一个真正解决由于资本统治所导致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活动的环节,表明了“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其实就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种活动^[7](第 120-131 页)。又因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所以,“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8](第 74-75 页);所以,“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8](第 118 页)。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资本统治对个人力量的宰制、限制;要消灭这种宰制和限制,不能通过消灭观念的方法,而只能通过人类解放的活动,通过解放资本的束缚才可能做到。人类解放的未来理想是什么?是一个“个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12](第 305 页)。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里,论述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时,实际上对此问题作了解答。那里,马克思所指的第二大形态就是建立在资本统治基础上的现代市民社会,这样的社会,人在身份上有“独立性”,但是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这表明,马克思一方面再次强调了在现代社会资本统治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人类解放——资本统治的解放,其彻底实现的标志,是人类进入第三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而“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意思是“第二阶段”——现代社会,要通过人类解放的每一步现实活动,从而“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由此实现彻底的人类解放,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3](第 104 页)。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统治的根本性质透彻把握的基础上,阐述了现代性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统治;认为资本正是置身于现代性时代困境的背后,并从而决定它们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性的决定性批判主要也是针对这一点,其目的正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力求为“改变世界”提出解决时代困境的方案——人类解放理论,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9](第 121 页)

时下,从世界范围来看,资本统治的手段虽然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资本统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且资本统治的力度却在与日俱增。资本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当代世界的汹涌澎湃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几乎使任何一个现代人和现代民族国家都难以置身资本统治之外,“躲进小楼成一统”只能是天方夜谭的虚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开放,除了几个微不足道的例外,今天的地球上似乎没有一个角落资本活动不曾渗透”^[13](第 54 页)。从我国来看,我们正在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逐步

走向现代化,如此,资本的统治带来的现代性问题在当代中国也自然日见涌现。目前可以说,包括我国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还处在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揭示的、十月革命开创的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大时代的过程之中”^[14](第3页)。在这个阶段,人类仍然遭受着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的统治,想一下子完全消除资本统治带来的现代性问题只能是空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领悟马克思资本批判的思想,知晓现代性困境的本质何在,尽可能逐步减少和解决资本统治带来的现代性问题,而这需要我们肩负起马克思阐扬的人类解放的任务,投身到人类解放的现实运动中去,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人类解放才能最终疗治现代性困境。

[参 考 文 献]

[1] 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 [德]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 [美] 阿里夫·德里克:《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对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检讨》,载《战略与管理》1993年第1期。
[14] 《如何正确认识当今时代——王金教授访谈》,载《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 严 真)

Reconsidering the Theory of Marx’s Human Emancipation

Li Chunhuo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agreed among Marxist scholars that elimination of class, state,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embodies the human emancipation theory of Marxism, but the underlying factors that prompted the theory remain unexplored. Through the re-examination of the time background, the way of theorization and the mission set in the theory, and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dition, power, manner of realization, and future ideal of human emancipation, it will be elucidated that Marx based his theory of human emancipation on the following foundations: grasp of the nature of capital rule of his time, modern dilemma brought about by capital rule, and emancipation of man from capital rule therefrom.

Key words: Marx; capital rule; human emancipation